高水準的讀物

·37之·

巴爾札克的一生

法·巴爾札克原著

正文出版社印行

本讀物長期徵求稿件
歡迎各界踴躍投稿
臺北二二四九七號信箱洽

巴爾札克的一生

一

午夜底鐘聲已經響過，但巴黎底一切却還在活動着；整個都在騷攘，整個都在追求快樂；這是謝肉祭最後月曜日底夜晚①。

萊昂·兌·泊勒伐，騎兵隊裏年青的軍官，剛走進了樂扮拉的跳舞會②來。在擁擠雜沓的人海之中徘徊了點把多鐘以後，沒有遇見一個相識的人，對那兩三個向他打招呼的婦女們乏味的語句絲毫都未曾理會，塵埃窒住了呼吸，熱得喘不過氣來，被所有這些蒙黑怪物刺耳不絕的尖銳聲弄糊塗了，他便捫心自問難道這是所謂快樂，於是擠到門口就想退出去了。

這時候，有兩位戴假面的婦人——她們優美的姿態和豔麗的服飾都非常惹人注目——正走下客廳底石階來；一個沒帶面具相貌堂堂的男子用臂挽着她們。一陣討好的喁喁聲從她們周圍響起，一羣年青的輕佻者開始釘梢她們，向她們獻慇懃的話語。

萊昂也像別人一樣的跟着；好奇的羣衆都集上來而且步步增加了；不久，迎面來了幾個也被人跟着出色的假面和她們碰在一起，因此，更加混亂，以致那兩位貴婦人之一，看來頂年青的那個，突然發見自己和她的同伴們分離開了；於是她向四週躭心地探望，想在那裏找到一個保護者

，她底目光落在關切跟隨她的萊昂身上了，同時敏捷地拉住了他底手臂。

「喂！我請求你，」她用一種動人的聲音向他說道：「帶我出去好吧？幫我找到我底同伴們。」

「遵你吩咐，漂亮的假面；不要害怕，請跟我來，信任我爲你效勞。」

於是他用一隻臂來挽住她，另一隻把擋住他們去路的一切人分開，他帶她到掛鐘室裏來了③，請她在一張絨長凳上坐下以後，便想替她去找點飲料。

「不，且慢，」她對他說：「我沒有什麼……對於這種無謂的恐怖屈讓，我覺得有點可恥。」

「但是在我，我倒滿心感謝它；託它底福，我纔被你挑選來做你底保護者呀。」

「是的，我承認你爲我幫忙了，非常感激；我還要懇求你再保護，幫我去找到我底同伴們。」

「怎麼，你就想離開我嗎？呵！就算是答禮，也得好好地允許我陪伴你一些時光。」

「好，算作答禮，我們來談天罷。」她高興地如此說。

他們重新就坐，談話便開始了，彼此在伶俐而談吐風生的辭令上延遲了好久。

終於那可愛的假面又說起要去找她底同伴們。

「但是，」萊昂說道：「究竟是些什麼同伴呢？母親、姐姐、還是丈夫？」

「丈夫！不，謝謝上帝。」

「你沒有結過婚嗎？」

「我是過來人了。」

「怎麼！已經是寡婦？我眞替你叫苦！」

「誰對你說我要叫苦？所有的丈夫是不是都很好呢？所有的男子是不是都很溫和呢？其中可有一個值得懷念的沒有？」

「呵！何等的咒！要是誰能在你心中使你生起較爲公正而溫柔的感情來的，眞是千幸萬幸了呢！」

「一個男子……我決對不會……」

「怎麼！你想使那些崇拜你的羣衆永遠地失望嗎？他們倒是無疑的……」

「我沒有什麼崇拜者，我剛從別處來，我一個人都不相識。」

「一個人都不相識！呵！漂亮的假面，我第一個來署名罷，而且永遠是最最熱誠，最最忠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

「忠實？天哪！你倘使再繼續這種口吻，我就要離開你了。」

「什麼！忠實……」

「忠實不過是一具人家裝作套在自己身上而其實想套住別人的鏈鎖。我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我希望永遠是如此；一個男子並不能使我違背我的誓言。」

「可是我，我不再是自由的了，這我感覺得到，但我並不叫苦。鏈鎖是爲我一個人的，你不能阻止我愛你和希望。」

「噯，不，不，先生，我一點都不要人家愛我，我不要人家向我說這種話，尤其是希望。」

「但是，你這殘酷的假面，不可思議的假面，你究竟要什麼呢？至少要等到獲得你慈悲心的憐憫嗎？」

「要不瘋狂，不欺詐，把那僅僅所感到的毫不誇張，休想用幾句極浪漫的話，一點假仁假義的溫柔，叫一個有理性的女子變更她底計劃；要順從，謹愼，有耐心，等我念頭十分固定了，我底主意堅決了……那時候或者……」

「那時候或者？……可愛的假面，完全說出來罷，宣告我底命運……我聽從，守秘密，歸服

，有耐心，我一切都答應……」

在這樣說着的時候，萊昂將那被愛情和希望所激起來的眼光，注視在這張固執的假面具上，透過那面具，有兩顆又大又黑，溫柔而晶亮的眼睛像用一種平靜而熟慮的注意在打量着他。

並不注意他剛纔用來表白那熱情的音調，她現出一心不亂的樣子說道：

「這根錦緞，英武的標記，證明你在軍隊中服役，是不是？」

萊昂，被這冷靜征住了，祇能回答一個肯定的點頭。

「那一隊？」

「我是騎兵第六隊的隊長。」他不大高興地回答。

「你是在假期中吧，也許是的？你底家在這城裏吧？」

「不，我底家是在遙遠的外省，清白而安份守己的，不過，不十分有錢，我同我底隊伍開來此地。像你一樣，我在這裏不認識一個人；像你一樣，我是自由的，無羈絆的，偶然的機運引我到這裏來，爲的是使我在此地失落我底靈魂，我底自由，我底安寧……」

「更爲的是在此地找到一個殘酷的女子，一個不知恩的人，是不是？……這些原是用慣了的術話。但我對於這個有時是這般善意的偶然的機運却公正得多了，我開始相信它在我們彼此底接

近上，盡了不少的力，我感謝它將賜予我生命之中所缺乏的那唯一的幸福。」

「可敬愛的陌生女子，叫我怎能不投身在你底裙下，在那兒發誓：萊昂·兌·泊勒伐感恩不忘而且服從，爲值得一個這樣溫柔的自白起見，什麼都願意去做哩！」

「一個自白！」她說道：「呵！我做了一個自白……但看這些男子們底自吹自唱罷。」

「對於懷着這麼大的熱情的所希求的東西怎麼不吹幾分呢？可是，輪到我，我究竟能不能認識這個好尋我開心的誘惑者呢？我能不能揭開這張向我遮住面貌的可嫉妒的假面具呢？」

「誰能撕得開那就好了。」

「呵！我祇要能够一剎那瞻望你的尊顏，在那兒領會……」

「你不能在我底眼裏領會嗎？」

「你底眼睛是迷人的，但假使在那兒添上一個溫和的微笑呵……」

她立起身來了，隨即用一種較爲嚴峻而冷淡的音調：

「不，」她說道：「你永遠不會見到我，你永遠不會認識我，而且關於我底事情一點都不會知道。」

「誰見過一個比你更出奇任性的人沒有呢？太太，我再打擾你得更久些也沒有用了。我知道

，你要去會你底同伴們……這須得去找她們……」

她對於他底氣憤並不介意，却打斷了他底話頭：

「萊昂・兌・泊勒伐，這是你底名字，是不是？」她帶着一種幻想的音調說道：「騎兵第六隊底隊長？你在這城裏還有些日子吧？」

「唉！關你什麼事，殘酷的，你既然不想再見我了，既然……」

「但你何以見得說我不想再見你呢？難道些微的事情就足以擾亂世上這些聰明人底判斷力不成，……我是很想再見你的……」

「噯！我底上帝，我親愛的，你弄到怎麼樣啦？」

一個女子底聲音在他們背後呼喊道：「我們找你得有兩點鐘了。」

這是那位漂亮的假面底女友，同着她們底舞伴。大家重新聚敍，彼此略談了些那夜會底情景

「我眞疲倦和厭煩得要命了，」剛來的那位貴婦人說道：「求你賞臉和我們一同出去罷。」

「我很願意；我相信我在此地也沒有什麼事要做了。」

「怎麼！這樣早！」萊昂叫道：「至少你總得允許我陪伴到你上車子！」

她接受了他底手臂，於是他們跟在另一對底後面。

「呵！我請求你，」萊昂繼續說道：「把剛纔非常不幸地被打斷的那句好話重說一遍罷！就是我們再見的問題：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請你想想在一刻之內我就什麼都失掉了，除了這番記憶；你不給它添上一點希望嗎？……」

「那麼，先生極願意忘記這大大的生氣嘛？……」

「別開玩笑，發點兒慈悲心……你立刻就要向我溜走……叫我怎麼能够？……」

「但我在 Mi-careme 底跳舞會裏是可以再來的……④」

「三個星期！偉大的上帝！這對於我是三個世紀呵。」

「是的，三個星期！或者永遠……」

「等到那時，我一定會焦急和厭煩得要死的。」

「這樣很會把我底計劃弄糟呢！……」

「你底計劃？……」

他們已來到了門口；一輛馬車——夜晚不容許辨別出它底顏色和它底牲口——正向前來；一個黑奴把車門打開。

「至少，我總可希望你，」萊昂接着說道：「憐憫我底痛苦罷？」

「但我相信我會十分關心着你的……」

說完了這句話，她便輕捷地登上了裝飾得很華麗的四輪馬車，接着，馬兒就像電光般的奔馳去了。

萊昂目送着這輛拟奪了他新獲得的對象之車子；過後，他不想再進跳舞會了，便回到自己底寓裏，頭腦混亂，心情頗激動，夢一般的想念着這樁偶然的事情，並且責備着自己爲什麼不用一點方法來把它延長。

「但是這個迷人的神秘的女子，」他自言自語道：「究竟是什麼人呢？她那高貴而端正的樣子，她那驕傲而莊嚴的態度，要設想她是一個娼妓是不可能的……可是她想做什麼呢？爲什麼把我底希望弄得一生一熄呢？她有計劃，她探聽我生活的底細；和我碰見，在她居然可以成爲一種幸福……然而我是永遠不能再見她的，我永遠不會認識她，……也許她祇想尋我開心，……呵！倘使果眞是如此，我也懂得怎樣報復！……但向誰報復呢？怎樣報復法呢？她可以不再來這跳舞會了，我或許會永遠失落了她底行踪……這未免太可惜了，她的確是很可愛的，……在她美妙而輕盈的體態中含着多麼肉感的溫柔呵！她底眼睛是何等美麗，她底聲音何等動人！在她底談話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是多麼地富於情調和才氣呵……這三個星期將成爲永劫了……須利用這些日子來尋她，找到她：呵！還是想法子早點睡覺吧！……」

萊昂可是不能入睡；爲了開始他底追求，他很早就起身來。

譯註：

①謝肉祭（Carnaval）爲歡樂節：接謝肉祭最後的月曜日（Lund gras）是復活祭（Paques）前的四旬齋戒節（Careme）。

②樂扮拉（L' Op'era 或 Le Grand Opera）係巴黎最著名的大戲院底名稱。

③掛鐘室（La Salle De La Pendule）係大戲院中佈置得很講究的觀衆底休息室。

④Mi-Careme 是指四旬齋戒節第三週的星期四：那天定爲歡樂日。四旬齋戒節係天主教教會中的節日名，從謝肉祭後水曜灰日（EmerCredi Des Cendres 此日因神父將灰撒在信徒們底額上故有此名）起一直到復活祭的那四十天。模倣耶穌在開始傳道前所遵守的四十日大齋並以鍛煉苦行爲目的。現今這四旬齋戒節已失去它往時的嚴重性了：大部份的天主教徒於四旬節中每星期祇規定星期三及星期五兩日爲齋戒日；但復活祭前週之四日齋則除外。

二

第一個星期全然無休止地遍歷着馬路，商店，熱鬧場所以及有玻璃窗門的地方，跟着那些凡使他記起他底不相識者底模樣來的女子們，做了無數次的錯誤，差不多全是些失禮的言行，除了他自己都承認自己底努力之不中用而外，便毫無結果地過去了。從第二星期起早就有點灰心了，在第三星期中，他便開始自問是不是還須要給一個——也許就爲作弄他，困難而在躲避他底眼目的——撒嬌者去做玩具呢？當這時候，一張有着下面這寥寥數字的紙條被送上他底門來：

「兌·泊勒伐君總記得星期四早上一點鐘，在樂扮拉，跳舞會裏，掛鐘之下有人在等他。」

讀着這紙條時，他所有的希望都重新被點燃起了！午夜的鐘聲在這掛鐘上剛剛響過，萊昂就在那下面老坐着了，完全浸沉在一種充滿着愛之焦燥和强烈的好奇心激動之中。

一個寂長的時間，便這樣地過去了，當那穿白色開口跳舞袍的可愛的人兒輕輕地走來，使了一個輕微的手勢，繼而爲讓開那些同她一路來的人們便放慢了她底步子，一面在迎接萊昂底臂，

肇上了一支將被他溫柔緊挽着的圓潤手臂的時候。重見她是銷魂的，充滿着希望和幸福，於是他便用修飾的言詞滔滔不絕地敍述他所忍受過來的痛苦，他那些毫無效果的追求，他底思慮，他底焦燥；她冷靜地傾聽着他；但不久却打斷了他底話頭。

「那我比你來得幸福了，」她向他說道：「因爲我得知了關於你我所要知道的一切。」

「知道我？」

「是的，你對我說了確實的眞話，並且，我還知道你是值得長官們底器重，和你弟兄們底愛戴，人家說你能做一個誠實的人，就是同着一個女子，你也能正確地信守着她向你所要求的話的。」

「這不過是我底本分，還是談談我底幸福吧……怎麼……你關心我嗎？你對我底命運所以肯十分關心，原爲的是希望我值得你底敬重，使你知道……」

「是的，那不消說，這對於我的計劃是很有益處。」

「呵！你底計劃，可否讓我知道，我希望……可愛的假面，統統說出來；對於這個心上早已充滿着你的，只等待着一句話，便可永遠地向你獻身的幸運兒，用不到有什麼不信任的。」

「這樣眞使我懊惱了。」她痛切地如此說。

萊昂半晌不做聲。

「呵！」他終於說道：「停止這惡作劇罷！爲什麼要用一下子嚴厲，一下子溫和的手段來磨難我呢？今天是最後一次的跳舞會了，別再想擺脫我……我盯住你底脚步，不斷地跟着你，直到確信能再見你，能在你跟前披露我底願望，我底衷情，並且能知道你這些可愛計劃的地方。」

「呀！不，不，不，預先要使我確信你底溫順，你應謹愼才好；我有幾個先決的條件想要得到，你的諾言，用你簽字來向我擔保實行它們的責任。」

「我底諾言！我底簽字！」萊昂重覆地說着。在樂扮拉底跳舞會裏訂立一個條約，居然要用着深思熟慮的謹愼和莊嚴的格調，這不由得不使他十二分吃驚的。

他注視着他底女友；她底擧措是侷促不安的，夢幻也似的；一陣激動刺戟起了她底胸脯，他幾乎以爲看到她在那假面之下，漲紅了臉。從她這方面呢，她却窺見了他底一種半信半疑和帶點關心的態度。

萊昂自以爲使她有了下決心的可能，便變得越發情急，刺刺地說道：

「可愛而不可解的人呵！好，算數，我一切都應承，我將上次跳舞會裏訂立的誓約重說一遍罷：要服從，溫順，謹愼；我儘先接受了你給我所擔負的這些條件，只要在報答上我能得到那令

人醉心的再見的希望和佔有那個……」

「那很須要，」她不屬意地說，這看來與其說在回答他剛才向她所說的話，倒不如說在對她自己底思想發言。

可是萊昂却只留意到能激起她感情來的那種話。

「呵！我太高興了，」他叫了起來道：「來罷，可敬愛的陌生女子，跟我跑出這批難堪的人羣，讓我的快樂達於極致罷；容許我終能除掉這個討厭的假面，接受你底命令，而且更自由地重新說出『愛』底誓約和願望。」

在這樣說着的時候，他一面溫和地拉了她走，但她却突然停住了，縮回了她底手臂，重新現出那副在她彷彿是很自然的驕傲態度來，並且用一種沉着而冷酷的音調：

「你出奇地想錯了念頭了，兌·泊勒伐先生，」她向他說道：「你輕狂的熱情，你不中用的誓約傷害了我，甚至會使我感到不快，請你相信我，我決不是像你大膽地臆想的那樣人物，我有權利等待着你更多的小心，謹愼和敬意。我雖然極願意原諒這種過失，我承認我底行爲的獨特足以影響到它；但你必須聽從我底要求：明天你可得到我底消息，你會知道我那些條件；直到那時，那要有耐性和安份守己的。」

說到這裏，她便投身入人羣中間去了，爲的是想溜脫他，但他却急忙地跟了上去。

「不，我不放你走，」他叫了起來道：「你不要這樣的離開我，忍心的人呵！你燃燒起我的熱情，激發起我的想像，原爲的是拋棄我……」

「送我到我底馬車，」她對他說道；用着一種威脅的口氣。

他捏住了人家遞給他的手兒，又急切地開始他底訴苦和祈願了，但終究得不到一句回答。忠實的黑奴已在那門口，陌生的女子匆忙地奔上了她底車子，同時對萊昂說道：

「明天見，請記着我底預約。」

「至少總得允許我陪着你同去。」他大聲地說，並準備跨上車旁的踏板……

「把門關上，走！」她用力地喝道。

她底命令馬上被實行了，於是萊昂又目送着自己底希望和做自己底目的物的那女性一齊消失去了。

三

大家都想像得到萊昂等待那第二天的來臨是多麼心焦，他回寓裏去有多少次數，希望在那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